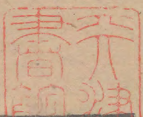




00398



漢書文帝臨崩以璽綬付董賢曰無與人王閔白元
后請奪之即帶劍至宣德闈謂賢曰宮車晏駕國嗣未
立何事久持璽綬以速禍耶賢不敢拒乃跪授璽綬

出璽投地

文獻通考漢平帝崩孺子未立璽藏長樂宮王莽即位
請璽太后元帝后王莽之姑不肯授莽使安陽侯王舜諭指太后怒

罵且曰若自以為新皇帝變更正朔服制亦當自更作
璽何用此璽為我漢家老寡婦且暮且死欲與此璽俱
葬終不可得太后涕泣左右皆垂涕舜亦悲不能止良
久乃謂太后臣等已無可言莽必欲得傳國璽太后寧
能終不與耶太后乃出璽投之地曰我老且死而兄弟

印典四卷

今族滅也舜得璽奏之莽大悅

史班彪論王莽之興由孝元后卒成新都位號已移於
天下而卷卷猶握一璽不欲授莽婦人之仁悲夫

推破故印

漢書王莽既篡位遣五威將軍王駿等多齎金帛遺單
于因易故印故印文曰匈奴單于璽莽更曰新匈奴單
于章駿既至授單于印綬令上故印綬單于再拜受詔
譯前欲解故印左姑夕侯蘇曰未見新印文宜且勿與
單于解故印綬奉上受著新綬不解視印飲食至夜罷
右率陳饒謂諸將率曰鄉者姑夕侯疑印文幾令單于
不予如今視印知其變改必求故印此非辭說所能距



也既得而復失之辱命莫大不如推破故印以絕禍根
即引斧推壞之明日單于果言漢賜印言璽今去璽與
臣下無異願得故印將率示以破印單于無可奈何又
得賂遺乃遣使奉牛馬入謝上書求故印後以印文改
易結恨勒兵入寇

推印不受

又王莽篡位遣謁者即拜龔勝太子師友祭酒以印綬
就加勝輒推不受曰吾受漢恩厚無以報今老矣旦暮
入地豈宜以一身事二姓下見故主哉

賜印皆降

南越傳元鼎六年樓船將軍將精卒伏波將軍將罪人

印與四卷

十一

與樓船會樓船攻敗越人伏波乃爲營遣使者招降者
賜印犁旦城中皆降伏波

叱咤帶印

後漢書寇恂初爲功曹太守耿况甚重之王莽敗更始
立使使者徇郡國曰先降者復爵位至上谷况迎上印
綬使者納之一宿無還意恂勒兵入見使者曰天下初
定使君建節銜命郡縣莫不延頸傾耳今始至上谷而
先墮大信將復何以號令他郡乎使者不應恂叱左右
以使者命名况恂進取印綬帶于况使者不得已乃承
制詔之况受命而歸

得印佩之

東觀漢記更始以上爲太常偏將軍時無印得定武侯家丞印佩之

上印就第

後漢書光武欲保全功臣爵土不令以吏事爲過遂罷左右將軍官耿弇等上大將軍印綬皆以列侯就第加位特進奉朝請

置印固讓

東觀漢記帝欲封樊興置印綬於前興固讓曰臣未有先登陷陣之功而一家數人並蒙爵土令天下歛望上嘉興之讓不奪其志

上印乞歸

印典四卷

彭宣字子佩爲大司空以王莽專權上印綬乞歸鄉里

上書正印

東觀漢記馬援拜伏波將軍上書曰臣所假伏波將軍印書伏字犬文外向成臯令臯字爲白下羊丞印四下羊尉印白下人人下羊即一縣長吏印文不同恐天下不正者多符印所以爲信也所宜齊同薦曉古文字者事下大司空正郡國印章奏可

搆陷收印

馬援征交趾卒于軍梁松搆陷之詔收新息侯印綬

刻璽鑄印

漢書江都王建傳建自知罪多恐誅與其后誠光共使

越婢下神祝詛治黃屋蓋刻皇帝璽鑄將軍印

石有玉璽

後漢張豐執好方術有道士言豐當為天子以五綵囊裹石繫肘云石中有玉璽豐信之遂反及執當斬猶曰肘石有玉璽為推破之豐乃知被詐嘆曰當死無恨

得印從諫

張魯在漢中民有地中得玉印者羣下欲尊魯為漢寧王功曹閻諫以必為禍先魯從而止

得印稱皇

延熹八年沛國戴異得黃金印無文字遂與廣陵人龍高等共祭井作符書稱太上皇伏誅

印典四卷

因師獲印

漢黨錮傳桓帝初受學于甘陵周福後以福為尚書時河南尹房植有名當朝鄉人語曰天下規矩房伯武因師獲印周仲進兩家各樹朋徒有南北部黨人之議仲進福字也

游平賣印

五行志桓帝時竇武字游平與陳蕃合心戮力惟德是建印綬所加咸得其人京師童謠云游平賣印自有平聲去不避豪賢及大姓

先佩印綬

漢黃憲傳陳蕃為三公臨朝歎曰叔度若在吾不敢先

佩印綬矣

大會陳印

漢桓榮爲少傅大會諸生陳其車馬印綬曰今日所蒙稽古之力也

印汚腐屍

漢靈帝數以車騎過拜嬖臣及贈亾人應劭曰美職加於頑兇印綬汚於腐屍虧國家之舊傷媮武之重

以錐畫印

鑑漢獻帝興平二年十二月帝至弘農張濟與李傕郭汜合追帝李樂令上御馬至陝又渡河到大陽幸李樂營河南太守張揚使數千人貢餉上御牛車幸安邑河

印典四卷

十四

東太守王邑奉獻綿帛悉賦公卿以下羣帥競求拜職刻印不給以錐畫之乘輿居棘籬中門戶無關閉

遭難印存

後漢書徐璆歷汝南太守東海相獻帝遷許以廷尉徵道爲袁術所劫守之以死術不敢逼術死軍破璆得其所盜國璽還許上之并送前所假汝南東海二郡印綬司徒趙溫謂曰君遭大難猶存此耶璆曰昔蘇武困於匈奴不墜七尺之節况方寸印乎

舉璽向肘

文獻通考袁紹有僭盜意乃拘孫堅妻逼求傳國璽紹得璽見魏武舉以向肘魏武惡之紹敗得璽還漢

以璽抵軒

續漢書獻穆曹后操之女也魏受禪遣使求璽綬后怒以璽綬抵軒下涕泣橫流曰天不仞璽左右莫能仰視

問璽所在

魏志太祖崩洛陽賈逵典喪事時鄢陵侯彰行越騎將軍從長安來赴問逵先王璽綬所在逵正色曰太子在鄴國有儲副先王璽綬非君所宜問也

自以璽付

魏略司馬景王廢濟王芳使郭芝入白太后取璽綬太后后取璽綬置坐側及迎高貴鄉公又請璽綬太后曰我見高貴鄉公小時識之明日我欲自以璽綬手付之

印典四卷

好金作印

五

魏志太祖與呂布書曰國家無好金自取家好金更相爲作印國家無紫綬自取所帶綬以表孤心

印綬易餅

魏略丁謚父斐字文侯建安末太祖征吳斐隨行自以家牛羸困私易官牛被收獄奪官後太祖調丁斐曰文侯印綬何在斐亦知見戲也對曰以易餅

得印知徵

魏書高祐字子集小名次奴賜爵建康子高宗末有人于零丘得一玉印以獻詔以示祐祐曰印上有猶書二字曰宋壽壽者命也我獲其命是歸我之徵也後固薛

安都等以五州降附

相印知辱

魏氏春秋許允善相印出爲鎮北將軍將拜以印不善使更刻之如此者三允曰印雖始成而已被辱問送印者果懷之而墜于廁

使筮印囊

魏志平原太守劉邠取印囊著器中使管輅筮之輅曰內方外圓五色成文含寶守信出則有章此印囊也

改元天璽

吳志孫皓時吳郡言臨平湖邊得石函中有小石青白色刻上作皇帝字改元爲天璽

印典四卷

以印封行

陸遜傳遜領荊州牧諸葛亮與權連和時事所宜權令遜語亮并刻權印以置遜所權每與亮書輕重可否有所未安使令改定以印封行

請印假授

吳周魴傳令舉大事非爵號無以勸之乞請將軍侯印各五十鈕郎將印百鈕校尉都尉印各二百鈕得以假授諸軍帥

詐印敬主

江表傳吳歷陵縣有名山臨水高百丈其上三十丈有七孔相傳謂之石印石印神有三郎時歷陵長表言石

印文發孫皓大喜遣使祭歷陵使者以高梯上省印文詐以朱書曰楚九州都揚作天子還以印文啟皓皓曰太平之主非孫復誰以印綬拜三郎爲王

刮印龜背

吳志孫亮初公安有童謡曰白鼉鳴龜背平南郡城中可求生守死不去求無成明年諸葛恪敗弟融鎮公安被收刮金印龜背一服而死

貂蟬佩璽

晉書禮志蠶將生擇吉日皇后著十二笄步搖依漢魏故事衣青衣乘油畫雲母安車駕六驄馬女尚書著貂蟬佩璽陪乘載筐鉤

印典四卷

七

換指奪璽

晉書義陽王威無操行附趙王倫逼帝奪璽綬倫敗惠帝反正曰阿皮換吾指奪吾璽綬不可不殺於是誅威阿皮威小字

問璽出奔

晉書王導孫謐少有美譽領司徒桓元將篡謐奉璽冊詣元元封開國公及劉裕破元護軍將軍劉毅問曰璽綬何在謐懼出奔裕追還之委任如初

求璽叱之

晉書載記苻堅奔五將山姚萇遣將軍吳忠圍之堅衆奔散神色自若俄而忠至執以歸新平幽之於別室萇

求傳國璽曰萇次膺符歷可以為惠堅矚目叱之曰小
羗乃敢干逼天子豈以傳國璽授汝羗也圖緯符命何
所依據五胡次序無汝羗名璽已送晉不可得也

變服受璽

晉中興書海西公廢大司馬桓温率百官具乘輿法駕
迎簡文於會稽邸簡文於朝堂變服著平頭幘单衣東
向拜受璽綬

號奉璽君

晉書慕容儁載記先是蔣幹以傳國璽送於建業儁欲
神其事言歷運在己乃詐云冉閔妻得之以獻賜號奉
璽君永和八年僭位建元元璽

印典四卷

印龜左顧

晉書孔愉字敬康山陰人建興初除駙馬都尉參丞相
軍國事討華軼功封餘不亭侯昔行經餘不溪見龍龜
於路者愉買而放之龜中流左顧者數四及是鑄侯印
而龜鈕左顧三鑄如初印人以告愉乃悟遂佩焉

鵠飛化印

博物志故太尉常山張顥為梁相天新雨後有鳥如山
鵠飛翔近地市人擲之稍下墮民爭取之即化一圓石
言縣府令鎚破之得一金印文曰忠孝侯印顥表上之
藏於官庫後議郎汝南樊行夷校書東觀表上言堯舜
時舊有此官今天降印宜可復置

墮印損鈕

賈子說林王豐爲穀城令治民有法民多暴富歌之曰
天厚穀城生王公爲宰三月恩澤通室如懸磬今擊鐘
一日豐印墮地損其鼻鈕明日視之則如覆斗也豐異
之問功曹張齊齊對曰自昔君印多用覆斗以臣料之
君當封乎後果封中山君

相印知祚

述異記張軌字士彥爲使持節護羌校尉涼州刺史客
相印曰祚傳子孫長有西夏關洛傾陷而涼州獨全傳
國八主

穿井得印

印典四卷

十九

拾遺錄王溥即王吉之後備書於洛美形貌又多文辭
來就其書者丈夫贈其衣冠婦人遺其珠玉一日之中
衣寶盈車而歸積粟十廩九族莫不仰其衣食洛陽稱
其爲善而得富也溥先時家貧穿井得鉄印銘曰傭力
得富錢至億庾一土三田軍門主簿後以一億庾錢輸
官得中壘校尉三田一土壘字也壘校尉掌軍壘門故
曰軍門主簿也積善降福明神之報也

恥服其章

晉中興書趙王倫僭位而以苟且之惠取悅人情金銀
冶鑄不給於印故有白板之侯君子恥服其章

取印繫肘

晉書王敦反王導率羣從詣闕請罪值周顛將入導呼顛謂曰伯仁以百口累卿顛直入不顧既見帝言導忠誠申救甚至帝然其言顛出導猶在門又呼顛顛不與言顧左右曰今年殺諸賊奴取金印如斗大繫肘後

望風投印

王隱晉書劉毅字仲雄爲司隸校尉奏太尉何曾尚書劉寔父子及羊琇張佗所犯狼藉司部守令事相連及望風投印者甚衆貴戚斂手衆以爲仲雄能繼諸葛豐蓋寬饒

印貴仍舊

宋書孔琳之爲尚書左丞建言曰璽印者所以辨章官

印典四卷

二

爵立契符信貴在仍舊無取改作今世惟尉一職獨用一印至內外羣臣每遷悉改終年刻鑄喪功消寔金銅銀炭之費不可稱言非所以因循舊貫易簡之道愚請衆官即用一印無煩改作若新置官官多印少又或零失然後乃鑄則仰禪天府非唯小益

卧不解璽

齊書謝朓爲宋侍中領秘書監及高帝受禪朓當日在直百僚陪位侍中當解璽朓佯不知曰有何公事傳詔云解璽授齊王朓曰齊自應有侍中乃引枕卧傳詔懼乃使稱疾欲取兼人朓曰我無疾何所稱遂朝服步出東掖門乃得車還宅是日遂以王儉爲侍中解璽即勸

武帝誅肅高帝曰殺之則成其名正應容之度外

印詎可解

齊王融傳從叔儉初有儀同之授融贈詩及書儉甚奇
憚之笑語人曰穰侯印詎便可解

裏石誑印

齊書巴西人趙續伯反奉其鄉人李弘爲聖王弘乘佛
輿以五綵裏青石誑百姓云天與玉印當王蜀後敗

鑄印六毀

梁書王瑩拜將軍印工鑄其印六鑄而龜六毀既成鎮
空不實補而用之居職六日暴卒

天雨玉璽

印典四卷

主

南史紀昇明三年四月二十四日滎陽郡人尹干於嵩
山東南隅見天雨石墮地石開有玉璽在其中璽方三
寸文曰戊丁之人與道俱肅然入草應天符埽平河洛
清魏都又曰皇帝運興千奉璽詣雍州刺史蕭赤斧赤
斧以獻

刻印驚失

世說後趙石勒不知書使人讀漢書聞酈食其勸立六
國後刻印將授之大驚曰此法當失云何遂有天下至
留侯諫乃曰賴有此耳

得璽爲氏

後周書宇文氏其先曰普廻因狩得玉璽二鈕有文曰

皇帝璽普迴異之以爲天授其俗謂天曰字因號宇文國并以爲氏

私璽霧塞

燕書元璽六年蔣幹遣劉猗齎傳國璽詣晉求救猗負璽私行數里忽黃霧四塞迷途不得進取乃還易行璽始得去

佩印沸騰

隋志文帝時張胄元直太史參議律歷時輩多出其下太史令劉暉等甚忌之然言多不中及太子新立劉焯上皇極歷駁正胄元之短太子頗嘉之焯爲太學博士負其精博志解胄元之印官不稱意稱疾而歸

印典四卷

三

舊唐書張胄元佩印而沸騰

宅成璽至

冊府元龜太宗爲秦王高祖有詩云聖德合皇天五宿連珠見和風拂世民上下同歡宴帝于宮西造宅初成高祖送玉璽以至於帝所搢紳相謂曰詩及玉璽蓋秦國之祥瑞者歟

奉璽來降

唐書竇建德戮於長安市齊善行乃與裴矩及建德妻奉山東地并傳國八璽來降

印選進御

妝樓記開元初官人被進御者日印選以綢繆記印於

臂上文曰風月常新印畢漬以桂紅膏則水洗不邊

天帝授寶

唐書肅宗元年建子月十六夜女尼真如忽見二皂衣引至一所見天帝因出寶授真如曰汝往令刺史崔旰進達於天子肅宗寢疾方甚視寶召代宗謂曰汝自楚王爲皇太子今上天賜寶獲於楚州天祚汝也寶宜受之代宗再拜受賜即以寶應紀年

青衣授印

唐順宗元和五年給事中張維則自新羅使回泊海上洲島間見花木茂盛臺殿巍巍有數公子命青衣捧龜印以授張乃宣之寶函語張曰歸致皇帝張還舟中回

印典四卷

三

顧舊路悉無影跡金龜長五寸上負金玉印面方一寸八分篆文曰鳳芝龍木受命無疆張達京師具以事進上曰朕前世豈非仙人乎

徒步挾印

唐裴諝字士明遷考功郎中代宗幸陝諝徒步挾考功南曹二印赴行在上曰疾風知勁草果然

失印不問

史唐敬宗寶曆中裴度在中書左右忽白失印度飲酒自如頃之左右復白於故處得印度亦不應或問其故度曰此必吏人盜之以印書券耳急之則投諸水火緩之復還故處人服其量

捍賊還印

舊唐書劉允章爲東都留守黃巢至分司李璣挈尚書八印走河陽允章寄治河清巢僭號允章受僞官遣人取印璣所璣不與允章更悔愧移檄近鎮起兵捍賊璣乃持印還之

不敢當印

唐書程異傳異以錢穀奮恧至宰相自以非人望久不敢當印秉筆西北議置巡邊使乃自請行

佩四將印

王忠嗣爲河西隴右節度使權朔方河東節度佩四將印控制百萬近古未有常上平戎八策

印與四卷

解印而逸

言

唐書西川黃頭軍使郭琪爲田令孜激變陳敬瑄命將攻之琪夜奔廣都獨廳吏一人從琪曰陳公知吾無罪然軍府驚擾不可以莫之安汝事吾始終今以報汝汝齋吾印劍詣陳公曰郭琪走渡江我以劍擊之墜水屍隨湍流下矣得其印劍以獻陳必據言榜懸印劍於市以安衆汝當獲厚賞吾家亦保遂解印劍授之而逸廳吏以獻敬瑄果免琪家

倒印追兵

司農卿段秀實與將軍劉海濱涇原將吏何明禮岐靈岳謀誅朱泚迎乘輿未發泚遣韓旻將銳兵三千聲言

迎駕實襲奉天秀實謂靈岳曰事急矣使靈岳詐為姚令言符令旻且還竊其印未至秀實倒用司農印印符追之旻得符而還後靈岳當罪死秀實亦為泚害

倒印定軍

鑑唐莊宗遣魏王繼岌及郭崇韜伐蜀以李崧掌書記繼岌破蜀劉后遣人令繼岌殺崇韜人情因之不安崧曰遠軍五千里不見咫尺之詔而殺大臣是召亂也乃使書吏登樓去梯夜以黃紙作詔書倒用都統印明日告諭諸軍乃定

竊寶迎唐

五代史唐莊宗將入汴梁主復名宰相謀之鄭珣請自懷傳國璽詐降以紓國難梁主曰今日固不敢愛寶但此策竟可了事否珣俛首久之曰恐但未了左右皆縮頸而笑梁主日夜涕泣不知所為置傳國寶於卧內忽失之已為左右竊之迎唐軍矣

携寶自焚

又晉石敬瑭反唐主從珂與曹太后劉皇后雍王重美及宋審虔等携傳國寶登元武樓自焚死後契丹大舉入寇遂滅晉出帝與太后遣宗室延煦延寶齎降表及玉璽歸契丹契丹得璽以為製作不工與前史所傳者異命延煦等還報求直璽出帝以狀答曰頃潞王從珂自焚玉璽不知所在此寶先帝所為羣臣備知乃已

倒印激將

宋史魏仁浦傳隱帝密詔李洪義令郭崇害周祖洪義恐事不濟遣齋詔示周祖周祖懼召仁浦計仁浦請易詔以盡誅將士爲名激其怒心周祖納其言倒用留守印易詔示諸將衆怒遂長驅渡河

覽印以問

鑑大中祥符中上覽河南節度使知許州石普奏狀用許州觀察使印問宰相王旦對曰節度軍州有三印兵仗則節度判官掌書記推官署狀用節度印田職則觀察判官署狀用觀察印符制屬縣則大使判署用州印

印違詔格

印典四卷

三

史寇準在樞密院王旦在中書有事送密院印違詔格準以上聞旦被責堂吏皆罰不踰月密院有事送中書亦違詔格堂吏欣然呈旦旦送還密院而已準大慚謝

烹魚得印

中朝故事李琮爲湖南觀察使漁者獻鯉長數尺琮令人烹之魚腹得印一文曰衡山縣印琮召衡山令使攜印來閱之果新鑄也琮屏人詰之宰曰舊印爲惡人竊去某與主吏並憂刑戮潛令工匠爲之今則唯俟死命琮憫之爲秘其事碎新印令齋舊印歸罕有知者

齋印符夢

史高防先仕漢爲浚儀令免職居數月夢一吏以白帕

裏印授防廳而思曰白主刑吾當爲刑官乎俄而周祖即位起爲刑部員外郎吏齋印至一如夢中所覩

失印論罪

宋郎官何洵直失本部印上欲重其罪呂正獻公曰洵直失印誠有罪然重譴之則自今猶吏皆得以制主司矣乃薄其罪

生讞僞印

趙抃傳趙清獻公爲武安軍節度推官人有僞造印更赦而用者吏皆以爲當死公獨云造在赦前而用在赦後赦前不用赦後不造法皆不死讞而生之一府皆服

道中奪印

印典四卷

五七

宋曹利用天禧三年爲樞密使後拜爲鄆國公退朝歸私第道中有狂人奪其印以爲不祥未幾以姪訥所累而貶死天下皆寃之

先印後書

臺苑詳注王懿恪留守西京日長水縣中請買木錢數百千王視狀亟令追買木一行人械送皆以屬史史請其故曰凡公文皆先書押而後印故印在書上今此狀乃先印後書必有奸也鞠之果重疊冒請盜印爲之者

夢遺六印

宋凌策舉進士後知益州初策登第夢人以六印加劍遺之其後官劍外者凡六人以爲異策處事精審所羣

有治迹

易印避禍

老學菴筆記元豐間建尚書省於皇城之西鑄三省印米芾謂印文皆戾不利輔臣故自用印以來凡為相者悉投竄善終者亦追加貶削其免者蘇丞相頌一人而已蔡京再領省事遂別鑄公相之印其後家安國又謂省居白虎位故不利京又因建明堂遷尚書省於外以避之然京亦竄死二子坐誅其家至今廢不知為善而遷省易印以避禍亦愚矣哉

卧起懷印

朱弁副王倫使金久之金將議和嘗遣一人受書還欲

印典四卷

天

弁與倫探策決去留弁曰吾來固自分必死豈應今日覬幸先歸願正使受書歸報天子倫將歸弁曰古之使者有節以為信今無節有印印亦節也願留之使弁得抱死死不腐矣倫解印授弁弁受而懷之卧起與俱

辨印忤旨

梅菴雜志盧熊嘗上疏言州印篆文訛謬忤旨得罪熊少博學工文詞尤精篆籀

投印登第

蜀人龍澄嘗於漢中探得玉印有神曰上帝授禹治水水治後藏大川可亟投元處澄如其言後登上第

衣帛印

張寶凡衣服綵帛皆以所任官印印之白黃物以黑紅黑物以粉常曰此印賢於掌庫奴遠矣文字亦然

斯須取印

宋史曹彬傳彬始生周歲父母以百玩羅於席觀其所取彬左手持干戈右手持俎豆斯須取一印他無所取

夢中吞印

建寧府志劉滋未貴時嘗夢神携印一籃大小百餘令吞之劉吞十四印文纍纍見於腹間後更中外十四任

于闐異寶

于闐國傳大平興國中有澶州卒王貴晝見使者急召偕行驛馬乘之而去駐馬使者引貴見其主者容衛制

印與書卷

三

度悉如王者謂貴曰汝年五十八當往于闐國北通聖山取一異寶以奉皇帝宜深志之復乘馬而旋軍中失貴已數日矣知州宋煦劾貴太宗釋之天禧初貴自陳年已五十八願遵前戒往于闐至秦州道遠悔懼俄于市中遇一道士引貴登高原問貴所欲具以實對即命貴閉目少頃道士曰此于闐國通聖山也復引觀一池池中有仙童出物授之謂曰持此奉皇帝又令瞑目傾復至秦州道士已失所在發其物乃玉印也文曰國王趙萬年永寶州以獻

入省秤印

揮麈後錄承平時宰相入省先以秤秤印匣而後開蔡

元長秉政一日秤匣頗輕搖撼無聲吏以白蔡蔡曰今日不用印復攜歸第翼曰入省秤之如常或以詢蔡曰必省吏私用倉卒不能入急索則不可復得徒張皇耳

官合印文

孫立壽春人少為盜敗露竄伏淝河中覺有物持出乃木匣啓視之銅印一顆云壽州兵馬鈐轄之印後三十年以從軍勞克安豐軍鈐轄安豐即昔日壽州遂用此

除官如印

春渚紀聞青社土軍高閻耕地得古銅印文曰宣州觀察使印謹藏之不以示人後金寇犯關高統勤王之師屢立戰功遂除觀察使如印章云每有移文即用此章

印典四卷

三

朱記代印

墨莊漫錄河南縣尉司印前後相傳不敢開匣開必有盜起以木朱記代用行移新舊官交易但易匣封耳

得印兆子

續夷堅志臨淄農鄭氏耕地得方寸銅印鈕作九猿猴細小如豆形狀俱備鄭先未有子自是產九男

印召風雨

安化縣志師巫甯均在飛霜崖見一鼠盤旋道上忽入穴其下得銅印篆扶蠶王印用署符咒能呼召風雷後損其柄不驗

奪璽不與

鑑金胡沙虎弒金主永濟令黃門入宮收璽尚宮左夫
人鄭氏掌寶璽拒之曰璽天子所用胡沙虎人臣取將
何爲黃門曰主上且不保况璽乎鄭氏罵曰若輩近侍
君難不以死報反爲奪璽耶我死何必璽必不與遂瞑
目不語黃門還竟取宣命之寶授逆黨官職焉

磨璽改物

輟畊錄後至元間太史伯顏出太府監所藏歷代玉璽
磨去篆文改造押字圖書及鷹墜等物以分散其黨與
蓋先以奏請故也獨武后一璽玉色瑩白制作如官印
璞僅半寸許因不可他用遂付藝文監收之竟獲永存
豈武氏之智能料之乎

印典四卷

上璽雲祥

編年雜記元天歷元年冬薦伶帖木兒等奏十月二十
三日上都送寶時興聖殿御宴其間五色祥雲捧日當
殿官院判鄭立經歷張都事柯九思等與衆於殿前仰
觀郁郁紛紛非霧非烟委係鄉雲祥瑞與省家文書標
寫入史柯九思宮詞云親王上璽宴西宮聖祚中興慶
會同爭捧珠簾齊仰望瑞雲捧日御天中

女諫買印

輟畊錄淮海龔翠巖寓吳門與僧權道衡遊僧於市粥
漢印一枚酬價取鐵翠巖知而用十五緡買之語諸女
女曰大人乃亦奪人所好耶巖悟即持送權亦固辭沉

諸淵而別吁若翠巖者可謂善矣孰謂異端中有此哉然翠巖之女尤可敬也

塊土銅章

春渚紀聞王淵洛陽人鎖試赴省過黃河灘因憇所乘籃輿渡口輿脚小兀拾塊土支輿土破得一銅章乃其姓名也

印鎮疫祟

文信國名印鐵鑄候官農夫田中畊出歸一老儒凡人家有疫祟或瘡者持此鎮之輒愈得厚償途遠難往印一紙傳粘於戶或瘡者額亦愈

印綬飛起

鶴岑隨筆雍正劉文烈理順傳臚時同鄉蘭陽梁康信雲構以御史侍班印綬忽開花飛起良久乃落

印綬怒張

二申野錄甲申上餞李建泰于正陽門建泰頓首拜謝印綬花怒張如斗是日大風揚沙識者以為不祥

印典卷第四



